



藏女(国画) 南海岩

绿城杂俎

羊年赏羊戏

冯忠方

今年是农历乙未年,俗称羊年。羊年话羊戏,自有一番情趣。

《**龙女牧羊**》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著名京剧演员杨秋玲领衔主演的经典剧目。是一则唐代流传下来的优美故事。故事讲洞庭龙女围名三娘,自下嫁于泾河小龙,由于夫妻感情不睦,因此小龙时常虐待三娘,三娘反抗,被贬在泾河岸旁牧羊。书生柳毅落第归,路过泾河见状,向其故后,遂仗义代向洞庭传书,龙王弟钱塘君怒,发兵讨太子,救回三娘;盛筵款待柳毅。泾河太子发兵反攻,被钱塘君杀死。此剧虽是一个神话故事,但剧情十分感人,曾获得广大观众的高度评价。

《**洪羊洞**》又名《孟良盗骨》、《三星归位》,京剧中著名老生传统剧目。取材于古典小说《杨家将演义》,剧情是北宋,杨继业撞碑后,遗骸藏于洪羊洞中。杨延昭乃命孟良往取。焦赞耻不被命,乃瞒过杨延昭,暗随孟良。孟良至洪羊洞,正欲取骨,觉后有人声,疑是番将,用斧将其劈死,发现是焦赞后哀悔不已,誓不独生,乃以杨继业遗骨,付于老军,命其交回,孟良即自刎。杨延昭闻耗,惊悼成疾,病势益重,与八贤王及母、妻诀别而死。

《**苏武牧羊**》又名《万里缘》。此剧叙述了汉武帝派苏武出使匈奴,单于逼苏武投降,苏武宁死不从,被流放在北海牧羊。匈奴太尉胡克丹之女胡阿云因拒绝做单于之妾,单于一怒之下把她配给苏武,患难夫妻感情甚笃。后来,汉朝来讨还苏武,单于放苏武回国,却不许阿云同归,阿云自刎而死。

《**老羊山**》是豫剧传统剧目,又名《龙虎川》、《三休樊梨花》、《五虎老鹰山》。山东梆子著名表演艺术家刘桂松演出的《老羊山》剧本是改编本,去掉了薛丁山有两个老婆,且相互争风吃醋的情节,思想性比原剧本更进了一步。故事梗概是:大唐元帅薛丁山心胸狭窄,曾三休其妻樊梨花。在战争紧急的关键时刻,薛置樊梨花产后身体虚弱和全家人的劝阻于不顾,第三次将其妻休逐出外,梨花痛遗幼子去老羊山拉旗占山。西建王周雄乘机偷袭唐营并劫走了唐王,薛丁山不敌败北。徐懋功命薛丁山登山认错,赔情搬兵。梨花顾全大局,战败周雄救出唐王,被封为威宁侯,与丁山破镜重圆。

《**牧羊卷**》又名《朱痕记》、《双槐树》、《黄龙造反》,是一出经典程派传统剧目,讲述了古代一个善恶有报的故事:唐代西凉节度使黄龙造反,朱春登代叔从军。由其婶母内侄宋成伴送。宋成垂涎春登妻赴朝。中途暗害春登未遂,回来谎报春登军前战死。朱婶母谋占家财,逼锦棠改嫁宋成。锦棠不从,又将锦棠媳赶到山里牧羊,企图将花媳二人冻饿而死。风雪中羊群尽散,锦棠媳只得逃奔他乡。春登立功封侯,归来杀了宋成,听朱婶母谎言母妻已故,在坟台哭祭。锦棠媳正乞讨之际,因锦棠手上有朱痕,夫妻相认,骨肉团圆。

另外,带“羊”字的戏剧还有不少。如《羊角哀》、《羊肚汤》、《变羊记》、《红羊劫》、《羊伴》、《牧羊城》、《风雪羊》、《乐羊子食肉》等。

散文

香花墩上包公祠

柴清玉

合肥有几位真挚的朋友,所以我经常会去合肥,到合肥不能不去拜谒包公祠。

包公祠坐落在合肥市包河公园的香花墩小洲上。始建于明弘治年间(1488—1505),现有建筑为清光绪八年(1882年)重建。史载香花墩曾是包拯读书的地方,所以又称包公墩。周围“蒲荷数里,鱼凫上下,长桥径渡,竹树明翳”。明弘治时,庐州太守宋光明见其风景幽雅,遂将当时的一座古庙改建为包公书院。嘉靖年间(1522—1566)又改书院为祠,成为纪念包拯的场所。

包公祠为白墙青瓦构筑的三合院组成。祠院正门上方是“包孝肃公祠”匾额。左右两扇大门,镌刻着“忠贤将相”、“道德名家”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。

包拯(999—1062),字希仁,庐州合肥人。宋仁宗时任天章阁待制、龙图阁直学士,官至枢密副使,死后朝廷封“孝肃”谥号。包拯为官清正,刚直不阿,扶贫济困,体察民情,民称“包青天”。

进入祠堂的主建筑包公享堂,所看到的便是包拯高大威严的塑像。他头戴乌纱,身着公服,正襟端坐,严峻锐利的目光直视前方,浩然正气令人肃然起敬。上方是“庐阳正气”、“清风亮节”、“色正芒寒”的巨匾,两侧是“理冤狱关节不到自是阎罗气象,赈灾黎慈悲无量依然菩萨心肠”的楹联,使人感到一种浓重的庄严气氛。

包拯塑像左侧,在“铁石冰心”四个大字下方,三口铜铡并排摆放,刀背上端分别为“龙头”、“虎头”和“狗头”。这些刑具展示了包拯秉公执法、铁面无私的形象,也使那些包括皇亲国戚、达官贵人在内的贪官污吏、违法犯罪者见之丧胆。另一侧,一块2米多高的石碑上镌刻着“包拯家训”：“后世子孙仕宦,有犯赃滥者,不得放归本家;亡殁之后,不得葬于大莹之中;不从吾志,非吾子孙也。仰天刊石,竖于堂屋东壁,以昭后世。”字里行间闪烁着包拯的磊磊胸怀和高尚境界。他不仅严于律己,奉公守法,执法如山,而且对包氏亲属、后代的要求也十分严苛。

包公祠两侧的厢房内,陈列着包拯和包氏家族的文物和文史资料。查《包氏支谱》,得知从包拯算起,其后世子孙现已延续至三十六代,而包公上祖可追溯三十四代至春秋战国时期楚平王时的公元前528年。这是一个历经七十余代,绵延2500余年的生生不息的家族。

包公祠东侧,有一座六角亭,上写“廉泉”二字。亭内有一眼石栏水井,俯身而望,水清如镜。亭旁有一碑,上刻铭文,对廉泉作了详细介绍。相传为官不廉者饮了此井水,就会头痛难忍,清廉者和穷百姓饮此井水则甘甜爽口。表达了人们对包公清正廉洁的崇敬和怀念。

包公祠向东有包公墓园。包拯病逝于北宋嘉

祐七年(1062年),次年由开封护丧归葬至今合肥市东郊的大兴集。1973年由政府拨款迁建于此,1988年竣工。墓园占地21亩,分为主墓区、附墓区和管理区三部分。主墓呈覆斗形,墓室内有包拯墓志铭和存放包拯遗骨的金丝楠木棺。附墓区有包拯夫人董氏及其子、媳墓5座。整个墓园庄严肃穆,连同包公祠共同组成了风景秀丽的包公文化旅游区。

每次拜谒包公祠,都引起我的思绪。沿着包河畔绿色浓郁的林间小径,踏上曲桥,面对荷莲,回眸包公祠,我不由想起清人龚镇湘“深柳依然读书处,香花不改旧时墩”的诗句;也想起一个千百年流传的故事:宋仁宗赵祯曾要赐包公墓湖,包公坚辞不受,只要了合肥的一段护城河。他认为,河不同于地亩,子孙后代既不能分也不能卖,只能用来养鱼种藕。后来,人们便把这段护城河称作“包河”。从此,包河生红花藕,藕内无丝,百姓说这便是包拯执法如山,铁面“无私”的缘故。

历史已经过去了几千个春秋,中国人民依然怀有深深的清官情结,前来包公祠拜谒瞻仰者络绎不绝,他们怀念包青天,期望秉公执法,政治清明。这也在时时刻刻地警示着我们,必须严惩贪官污吏,必须严格公正执法,必须扎实推进依法治国,这是历史的责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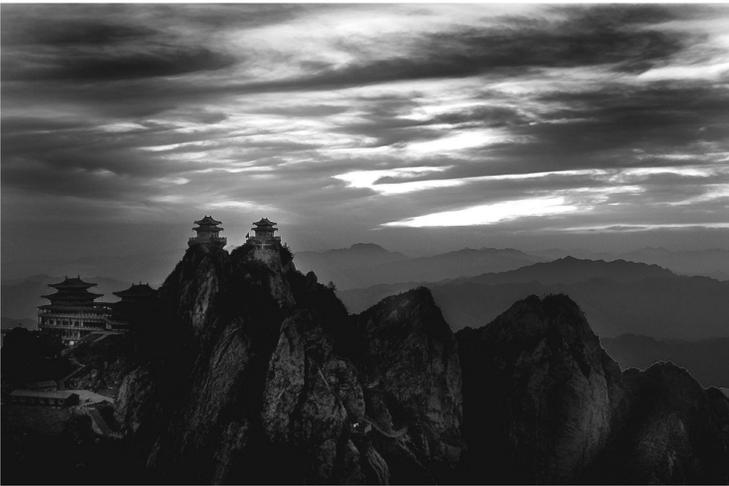
新书架

《谁掌控日本》

江文军

日本政界有一句名言:“这个国家的战后是由自民党、暴力团和CIA建立的。”此话也许是对当今日本政治的最精辟表述。从已披露出来的自民党、CIA(美国中央情报局)同暴力团互动事实看,二战后的日本史就是一部同暴力团勾结的通史。

《谁掌控日本》着重剖析三者的关系,以史料、美国政府解密档案、媒体报道、相关著作等为基础,在论述二战后暴力团迅速崛起的同时,通过具体事件客观地披露鲜为人知的自民党同暴力团、CIA私下交易的内幕,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。读者可以从这一个侧面,对二战后的日本政治、社会有个清晰的轮廓印象。



老君山夕照 王国强 摄影

随笔

闲话手艺人

孙青瑜

历朝历代,最穷莫过于手艺人,像锅碗瓢盆、磨剪子磨刀、剃头削脚等,从古至今很少有靠手艺富起来的。可尽管如此,手艺却一直一直是穷人的出路和饭碗。

手艺人也叫百工,“百”是一个虚数,意指各行各业,学界对传统手艺人分三类,一是民间杂耍艺人,二是各种工艺品的制作者,三是制作修补生产生活用品的手艺人。有时候一种行当也分几种,比如对付烂锅裂盆,就分编、补、钉、糊几种,无论是哪一种,都属技术活之列。

常言说,“千金在手,不如一技傍身”,“天荒三年,饿不死手艺人”,“编席窝窝,养活几口”……话虽这么说,可历朝历代,从古至今,很少有靠手艺富起来的。我的家乡是一个古镇,由于历史悠久,各行各业应有尽有,什么打绳的、打袜子的、弹花的、编筐窝窝的,裁缝、扎彩匠,漆匠、石匠、铁匠、剃头匠、泥水匠、木匠、铜匠……虽称不上工之乡,但在自然经济时期,也能自给自足。光我的四邻中,就有皮匠多户、屠夫多户、制腊匠多户,各种异味终

日弥漫在空气里,谁家亲戚来串门,人还没走到地方,手就捂在了鼻子上。除了这几多户爱放臭味的人家,四邻中还有剃头匠、算卦、吹喇叭的,如果写小说也算是技艺,我们家也是地道的匠人家。也就是说,镇上几乎达到了无匠不成家的地步,原因就是人多地少,不学无术,光靠二分薄地,填不饱肚子,可尽管如此,还是挡不住日子的捉襟见肘。记得小时候,父亲一年才挣四百多元钱的稿费,没有买菜钱,白面又不够吃,万般无奈,母亲只能用“秋”补给,在馍馍里、面条里掺上一半多的杂粮,勉强勉强将日子凑合到来年麦收。

父亲去世后,我也算承了父业,当了一名地道的码字匠,更加深知手艺人的甘苦。日夜不敢停歇地写,一个月的稿费才两千元左右。两千元钱在这个物价飞涨的时代,能买什么呢?不想就在我黯然之时,在网上看到网络作家收入排行榜:最高年收入竟达5000万元!吓得我目瞪口呆,这才知道,手艺也并非只有穷技,富技也是有的,只是我没有走对路而已!

深秋的院落

张萌

篱笆上最后一枚佛手果
摇荡着秋天的铃铛
也摇荡着一口老水井的孤寂

丝瓜架上的藤蔓网住了一小片天空
一条老丝瓜的阴影里
斜透出一朵嫩黄的小花
像一盏秋风忘了捉走的灯
柔细的身子撑破正在衰败的院落

心如止水的日子
蛙声已封存进夏天的装订线里
安静地坐在一角
听枣树和柿子树在风中的对话

那些容易激动的柿子们
总爱为琐碎的得失争得面红耳赤
羞湿的枝头背对着风的方向

在秋天面前
沉重的事物显现出恭顺的一面

知味

新封鳊筒

万之

每当冬至一过,年味在一阵紧一阵的北风中渐渐浓厚起来时,我就会盘算该封一点鳊筒作年货,鳊筒在上海的亲友们。过年,除了合家团聚,走亲访友也是不可或缺的重头戏。

选择鳊筒做馈赠的年货是有道理的。早先去上海堂姐家过年,吃年夜饭时有一碟雪白、晶莹、鲜嫩的鳊肉,稍稍蘸点醋一味味道甚是鲜美。姐夫说这是他宁波鄞州的一个朋友送来的,在他吃过的宁波海鲜中,这是他的最爱。无独有偶,造访上海的一个老同学,在聊起对宁波海鲜的印象时,说到鳊筒也是啧啧赞叹。许多时候都在为过年走亲访友捎点什么年货而头痛,我灵光一现,鳊筒不是最佳的选择吗?首先,上海的亲朋好友爱吃;其次,海鲜也是宁波的特产。记得最早为图省事,我是在年前到超市购买现成的鳊筒送亲友。超市里那些包装得整整齐齐,印刷得精美精美,看起来白白净净的鳊筒,实际却是中看不中吃。送给亲友后,他们反馈给我的是抱怨,说不是“生铁苦咸”就是“油腻气”十足难以下咽,苦他们以前吃过的味道是相距十万八千里。这令我很失望又极为尴尬。

和同事说了此事,同事笑我真笨到家了。并说为什么不自己制作鳊筒呢。他告诉我制作鳊筒比制作鳊筒省事,而且鳊筒的肉比鳊筒更厚实、柔嫩、鲜美。于是,那年冬至一过,我就上菜市场买了鲜鳊,剖开肚子,挖出内脏和血筋,用干布擦干净,再往鳊肚里塞满盐,用细绳把鳊从头到尾缠绕结实,挂在北窗外任北风无情吹打。约10天后,鳊干瘪枯硬,我切了几段蒸了试吃,那是又咸又硬,全无同事说的那般鲜美柔嫩。我气恼之下向他兴师问罪。他又笑我笨,接着告诉我,鳊不用大,二斤左右足矣;盐不用多,浅浅抹一层就可;有烧酒稍稍洒一点更佳;绳子不用绑任其自然风干;时间不用多,北风天一星期便够。照他的教我又如法炮制。一吃那味道还真非同一般,咸淡适中,口感甜津,肉质柔嫩,还带着鲜美的质感。

那年春节我把自己新封的鳊筒带到了上海的亲友,他们吃了后个个叫好,说是找到了当年吃鳊筒时的感觉,勾起了他们浓浓的食欲。看到他们欣喜地掏出老古,我心里也甜滋滋的,得意地对他们说:“这叫新封鳊筒鲜味味。”

打那以后,新封鳊筒就成了我过年馈赠上海亲友的“传统节目”了。时下,又快过年了,我制作鳊筒也内行了。过一阵我该上菜市场去挑一些产于东海的新鲜鳊,该为上海的亲朋好友准备年货了。

掌故

厕所

阎泽川

现在中国人的习惯中,更多的还是把卫生间称为厕所。这个名字的来历,是和我们的文字文化有密切关联的。

“厕”字可拆分为“厂”和“则”,其实是因为厕所最早就是“设在房子旁边的侧屋”。在古代,中国的老百姓就已经知道,解决大小便的地方要设在屋外、屋侧才更卫生,这也是“厕所”一词最初的来历。

连载

俊逸出来看到地上的铜钲,惊讶地问:“怎么回事?”

“老……老老,”门人舌头发僵,“小……小……小……不识抬举!”

俊逸白他一眼,见几辆马车停在门口,老潘招手,就与碧瑶跳上车去。

一溜儿五六辆马车得得地朝十六浦码头疾驰而去。隐于暗处的章虎也闪出来,远远跟着。

众人夸耀的才子伍挺举
宁波东北有个重镇,叫牛湾。

老伍家位于牛湾镇西,作为老伍家的第五代孙,伍中和为自己编织的人生大茧与他的父亲、祖父、曾祖父等毫无二致——通过科举之路重塑先祖辉煌。当然,与他的前几代列祖列宗一样,伍中和也是竭力了。老天并不酬勤,伍中和以生员身份连进四次贡院,次次名落孙山,每次也只差那么一丁点儿。

与前番不同的是,儿子伍挺举已于去年通过举学科试,晋级生员(秀才),与父伍中和一样取

得乡试资格,此番大比,伍家将是父子同道同场,莫说是在这牛湾镇,即使在整个宁波府里,也当是个奇观。

伍家近日闭门谢客,但仍有一户人家可随时进出伍门,这就是与伍家相隔半条街坊的甫家。

甫家世代戏班,班主甫光达比中和年长三岁,只是学问有限,每学新戏,不懂之处总来求问中和,久而久之,伍家大小无不是他们家的戏迷,两家自也往来随意,亲密无间。

挺举妹妹小淑贞已经七岁,正是缠脚年龄。梨园出身、梨园长大的甫韩氏虽为大脚,却是缠脚高手,不知为多少富贵小姐束过天足,对老伍家的千金她就更上心了。

于小淑贞而言,这已是束足第二天了。甫韩氏小心翼翼地缠,已遭一日苦楚的淑贞强忍疼痛,一双泪眼紧盯伍傅氏,带着哭音:“妈妈,能不能不缠呀?”

打下手的伍傅氏背过脸去。“因因呀,”甫韩氏动作麻利地束着缠布,呵呵笑着安抚,“疼过这几天就好了。热天脚软,好

缠。要是天冷,缠起来还要疼哩。”

“大妈,因因不想缠!”

“傻因因呀,你不缠脚,哪能嫁给贵人呢?”

“因因不要嫁给贵人。”

“因因因好,一出生就在贵人家,想不嫁给贵人哪能成哩!”

“大妹子呀,”伍傅氏脸上发烫,干笑几声,“我们是小户,我那口子不过是个穷酸书生,论日子不及你家殷实,离富贵人家交关远哩。”

“哎哟哟,少爷可是了不得。听我家女儿说,少爷那书读得好哩,这次秋闹,一准儿榜上题名!”

“真能应上,可就托上你这金口玉言哩。”

淑贞含泪笑了。几个女人正说话间,顺安大步走进,扬手冲几个女人呵呵一笑,拐上楼梯,走到挺举书房外,也不敲门,直接伸手推开。

挺举正在伏案疾书,墨香满屋。见墨水不多了,顺安眼明手快,朝砚台里倒些凉水,拿起墨柱就磨,边磨边看挺举:“阿哥,这写



长篇小说 第一商会 阎泽川 著

“呵呵呵,”挺举放下笔,“阿爸要我预写几篇策论,这正试手哩!”

“啧啧啧,”顺安不无佩服地竖起拇指,“阿哥呀,在这镇上,我最佩服的就是你了!”仰起脸,长叹一声,“唉!”苦笑摇头。

“阿哥作何长叹?”

“阿哥科场大比,鹏程万里。叹我甫顺安,与阿哥同年出生,同时长大,虽说也入伍叔习得些许文字,终究是百无一用啊!”

“阿哥不必泄气。条条大道通长安,好男儿不见得定要走科举之路。依我看,你账目清,又打一手好算盘,若去经商理财,定可大有作为!”

“阿哥这是钻进我这肚皮里了。”顺安由衷服道,“只是——唉,巧妇难为无米之炊,没有本钱,从商之路远在天边哪!”

“阿哥莫愁,”挺举站起来,两手重重按在他的肩上,“千里之行,始于足下,依可先从徒工做起。只要肯下功夫,没有做不成的事情!”

顺安已把墨水磨好,正待应腔,忽听大街上陡然喧哗起来。喧哗声由西而东,由远而近,人们纷纷奔跑,有人扯嗓子大喊:“抢钱喽,抢钱喽,鲁老爷衣锦还乡,派发红包,大家快来抢钱喽!”

顺安耳朵竖起:“阿哥,是鲁老爷,鲁老爷回来了!”

挺举微微一笑,重又坐下:

“去吧,抢两个红包回来!”

“阿哥,走走走,看热闹去,反正有的是辰光,你这策论回来再写不迟!”顺安不由分说,一把扯起挺举,径奔楼下而去。

就在二人跑出院门时,西间书房门吱呀一声开启,中和走出,站在过道上,黑着脸看向大街。

顺安遇章虎
大街上,鲁俊逸上海一行的队伍浩浩荡荡,游拉二里多长。

鲁俊逸坐在头一台轿子里,之后是女儿碧瑶,再后是丫鬟秋红,还有两顶轿子,却不知道坐的何人。坐在前面马车上开路的是一齐伯,一进镇子,就将独臂伸进一只裹着红布的箱子里,拿红包,扔红包。

另一个扔红包的是鲁碧瑶。严格来说,她不是扔,而是砸,总是冷不丁掀开轿帘,抓起几只红包,恶作剧般朝人堆里乱砸,还边砸边与后面轿子里的丫鬟说笑应答,嘻嘻哈哈,惹得一群小伙子疯了般跟在她的轿子两边,等着幸运红包砸在自己头上,那场面就如古代小姐抛绣球似的。

顺安挤住轿子跟前去了,

只剩挺举孤零零地站在土堆上。几只红包冲帘而出,其中一只破空飞来,刚好落在挺举肩上,扑然掉地。

挺举一动不动,显然对这红包,甚至对这场面,压根儿没有看上,只在嘴角浮出一笑,扭头拂袖而去。不料刚走两步,拽的一声,又一只红包直飞脑后,不偏不倚,将他的秀才帽子打落在地。挺举吃一大惊,扭头看去,见面前不远处站着一人,头戴毡帽,一身紧装,歪着头吃地冲他哂笑。挺举知是故意,抬脚正要那那红包踢回,适才看清对方是个女子,忙又收脚,正待冲她发话几句,那女子却挑衅般向他吐吐舌头,闪身追向人流,眨眼间没影儿了。挺举又气又无奈,摇头苦笑一下,转身回家。

喧闹声渐渐远去,街面上空落落的。

顺安傻愣愣地站在街道一侧,手捧三只红包,若有所思。有顷,顺安返过神,缓缓拆开礼包,现出十文铜板。顺安又拆两个,全都是十文。